

# 王叔岷先生學行簡述

鍾彩鈞\*

## 一、治學誨人的生涯

叔岷師一生治學，考據、義理、詞章並重。幼時，承太老師耀卿公之庭訓，固其根柢。及長，經傅斯年先生之薰陶，廣其胸襟。孜孜數十年，未嘗稍懈。

民國三年（1914）四月二十九日，叔岷師出生於成都東郊五十里之洛帶鎮。七歲入小學。十二歲隨太老師到成都，選讀經傳子史、六朝唐宋詩文兩年。十四歲以後，就讀華陽中學、聯合中學高中部。民國二十八年（1939）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。在重慶高級中學教國文兩年。三十年（1941）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。因避日機轟炸，文科所附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疏散至四川南溪縣李莊鎮之栗峰，由傅斯年先生主持。叔岷師初見傅先生，即景仰其氣魄之磅礴高昂，才情之雄奇博大。叔岷師告以計畫研究《莊子》，傅先生謂當從校勘、訓詁入手。叔岷師初頗驚訝，既而埋頭下三年苦工，實事求是，始知從前之好讀《莊子》，乃浮汎之知識耳。經校勘、訓詁之基礎磨礪，由浮汎而進入篤實之境。三十三年（1944）仲秋，撰就《莊子校釋》五卷，附錄一卷。此叔岷師篤實之學之始，至今治《莊子》者，尚皆參考引用，錢穆先生之《莊子纂箋》引用最早亦最多。叔岷師留聘史語所，《莊子校釋》脫稿後，繼續撰就《列子補正》四卷、《郭象莊子注校記》三卷。楊伯峻先生之《列子集釋》引用叔岷師《補正》之說亦最多。

抗戰勝利後，三十五年（1946）秋，史語所遷返南京，叔岷師續寫《呂氏春秋校補》，尚未完稿，國共衝突，南京危殆，隨史語所播遷至臺灣。所方運來之書籍古物，暫堆積於楊梅鎮之倉庫中，叔岷師伏首於木箱上，將未完之《呂氏春秋校

---

\* 鍾彩鈞先生，本所副研究員。

補》寫完。是書出版後，尹仲容先生再版之《呂氏春秋校釋》，幾將其說全部引入。

傅斯年先生任臺灣大學校長，三十八年（1949）初，叔岷師由史語所應聘入中文系教書，傅先生命開校讎學，邊講邊寫講義，閱八月完成《校讎學》一書。同時亦開《莊子》，當時聽講學生衆多，他校教師亦多來旁聽。春季臺大杜鵑花盛開，有杜鵑城之稱。叔岷師講授《莊子》，有轟動杜鵑城之盛況。叔岷師繼續推廣寫作，經傳子史、六朝詩文之考校，著述益豐。然不執著於考校，更突破考校以探義蘊。惟恐沈迷於考校而埋沒性靈也。

自三十八年初到臺大教書，五十二年（1963）應新加坡大學之聘，任中文系客座教授二年。五十四年回臺大任教兩年，五十六年以後，復在馬來亞大學、新加坡南洋大學，及國立新加坡大學任教。五十九年（1970）至六十五年（1976）期間，成功大學及中興大學曾先後邀請叔岷師返臺，出任文學院院長，叔岷師皆婉辭。叔岷師七十年（1981）自新大退休，回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，並在臺大中文研究所任教。七十三年（1984）自中央研究院退休，改任史語所兼任研究員。同時自臺大退休，改任中文研究所兼任教授。雖退休仍繼續撰述，曾占絕句云：「爲惜寸陰退不休，馳光逝水信難留。捐書絕學翔佯去，愧讀南華述孔丘。」蓋《莊子·山木篇》述孔子聞子桑雎之言，徐行翔佯而歸，絕學捐書也。

自寫《莊子校釋》以來，叔岷師最見工苦之作，爲《史記割證》十巨冊，經十七年始脫稿。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一年之間，在臺大及在新、馬教學之餘，卽星期日皆未停筆。學生求見者問：「先生何時有空？」答云：「你來我就有空，你不來我就沒有空。」此二語久久流傳學生中。

叔岷師少時所寫之《莊子校釋》，乃條舉方式，未錄全文。《史記割證》脫稿後，續寫《莊子校註》，於七十四年（1985）完成，共三冊，較《校釋》頗有進益。少時好讀梁鍾嶸《詩品》，曾於《學原》第三卷第三、四期發表〈鍾嶸詩品疏證〉一篇，因自感疏漏，於去年（1990）三月寫成《鍾嶸詩品箋證稿》巨冊，了卻多年心願。此生重要著述大體告一段落。陶淵明詩云：「氣力漸衰損，轉覺日不如。」十年前曾在臺大中文研究所講授「先秦道法思想」，校外旁聽者甚多，留有粗稿，叔岷師云：如心力尙健，頗思整理成書。來日僅寫單篇論文，當不至過於耗損神智也。

## 二、叔岷師的校勘訓詁之學

叔岷師以校勘之學著稱於世，但這條路是叔岷師進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後，受傅斯年先生影響而走上的。叔岷師原喜古典文學，喜寫舊體詩，不免有才子氣。傅先生第一次與叔岷師談話，就說「洗淨才子氣！下苦功校勘《莊子》！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！」（《校讎別錄》頁二六）傅先生的一番話，固然是對叔岷師的陶鑄裁成，也是出自他對學術的信念。傅先生在〈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〉中說，學問要見奔馳的發展，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，隨時擴大舊範圍。最後說：「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。」（頁四七）由此，便可知他主張讀《莊子》要從校勘訓詁入手的道理了。

叔岷師作完《莊子校釋》後，繼續把校釋的範圍推廣至道家諸書，乃至遍及先秦諸子，與一部分的經書。

四十八年（1959）寫成《割讎學》，根據十餘年的校勘經驗，討論校勘的方法和態度，並歸納一百二十二個通例，把校勘學建立成一門獨立的學問。叔岷師常謙虛地說：如有餘閒，這本書還須補充修訂。

叔岷師訓詁學的成果，除了散見於各種校證之外，有《古書虛字新義》一書，輯錄吳昌瑩、裴學海所未及者，計九十九虛字，二百二十六條新義。對讀古書與古代語法研究有很大的幫助。三年前叔岷師更將《古書虛字新義》擴充為《古籍虛字廣義》一巨冊，嘉惠士林。

叔岷師年輕時便喜歡讀《莊子》、《史記》、《陶淵明集》（《校讎別錄》頁一一一），於諸書皆下了多年的校釋功夫，有專著問世。

叔岷師論校勘工作的意義是：「（一）校勘古書，是一種小學問，可以幫助研究大學問。（二）校勘古書，是一種支離破碎的小工作，可以幫助通大義、有系統的工作。（三）校勘古書，是一種繡花針的工作，可以幫助大刀闊斧的工作。（四）校勘古書，是枯燥無味的工作，卻有一種無味之味！」（頁三四）

叔岷師敘述校證《史記》十七年的三種甘苦云：「一、平淡無奇。經常解決一些普通問題，只是一條一條地寫下去，雖然不感到沉悶，也不感到新鮮。二、興高采烈。有時解決前人不能解決或根本未注意到而又很重要的問題，比庖丁解牛後那種躊躇滿志還要得意。三、忍氣吞聲。有時一個問題，想了很久，都不能解決，要

放棄，又捨不得。要清理，又沒頭緒。真是有『剪不斷，理還亂』之苦！沒奈何，只有再慢慢想了！這三種感受，我想，凡是下苦功研究學問的人都經歷過的，不僅我斟證《史記》而已。」（頁一二四）

從以上兩段話，可以看到叔岷師對校勘學這門專業，是怎樣的付注心血於其中，耐煩碎、耐辛苦，以達於創獲之樂。從傅斯年先生「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」的話來衡量，叔岷師是真誠的實踐者，一位符合史語所工作旨趣的學者。

叔岷師謂治學當由浮汎而歸篤實，復由篤實而達空靈。也就是不自限於考校，而進論義理。有〈好學〉詩云：「好學當由實入虛。由實入虛救破碎，虛由實得非空疏。誰能虛實爲一體，魚躍鳶飛樂愉愉。」（《寄情吟》頁二四）叔岷師非哲學家，不作長篇大論，而在考校的基礎上探究義蘊。這些發揮義理之作，如收入《莊學管窺》一書的各篇論文，及《先秦道法與儒家的關係》一冊，或者散在考校之中，如《莊子校註》各篇的引言及注釋。但最令人敬佩的，卻是叔岷師能把儒家的誠篤、道家的超脫融入生活之中。如〈此心〉詩所云：「養生名利外，治學道儒間。窮達不求諱，此心常獨閒。」（頁七六）此則絕非口耳之學所能至者。

### 三、叔岷師的性情

叔岷師有〈自足〉詩：「一生勤治學，而我非學者。一生好寫詩，不肯附風雅。風雅人何多，學者徧朝野。落落一書生，自足無所假。」叔岷師只肯做書生，是因為賦性淡泊，置身名利應酬熱鬧之外。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叔岷師是最勤苦的學者，多一些接觸的人，則會說叔岷師更是真正的詩人。在進入研究所以前，叔岷師的興趣本在古典文學，愛寫舊詩。以後從事校讎的餘暇，仍然寫了幾本詩集。如今叔岷師的著述事業次第圓滿，可以有更多的閒情逸致游心於詩藝，可以說叔岷師雖以校讎之業名世，其爲學實是始於詩而終於詩。

詩人者，情之所鍾，有與生俱來的才華與深情，但也有與生俱來的孤介。叔岷師讀中學時便有「龍性難馴思叔夜，鳳音獨嘯慕孫登」之句（〈欲去〉，《舊莊新詠》頁一六），叔岷師自笑爲「浮夸」，然而自小卓然不羣之姿亦可得見。叔岷師不立崖岸，融化了孤峭高潔，故來往者多不覺，然而，若看老師於古人喜莊子、司馬遷、陶淵明、林和靖、曹雪芹，於紅樓人物喜林黛玉、妙玉、晴雯，便可窺見其

中消息了。

絕俗者必孤清，須賴情以自解，叔岷師有詠陶淵明、林逋的〈至情〉詩：「陶林孤介人，賴有情可慰，至情寓至文，何必爲之諱，至情能忘情，此境誰能暨？」

（《南園雜詠》頁六）叔岷師的絕俗在與世淡漠上見，深情在對傅斯年先生、王師母、與舊友的懷念，以及對學生的愛護上見。學生有求者，無論學問、事業，叔岷師必盡心力解答援助。叔岷師深得學生敬愛，亦以學生爲最大之安慰。

叔岷師以爲情是很高的境界。世上有兩種最難辨的，一是義利之辨，一是情欲之辨。（見《寄情吟》的〈小引〉及〈情欲〉，頁三三）情欲如何辨呢？我想可以借用《莊子·德充符》的話，真情是「平常心」，是「心未嘗死者」。師母辭世已十四年，叔岷師迄未續絃，蓋不以死生異其心者（詩集中有數首明志之作）。叔岷師七十年返臺後，索居蔡元培館斗室之中，環堵蕭然，而日日勤苦治學。凡此皆人所不能堪者，叔岷師獨能怡然其中，這便是情的境界。叔岷師的詩作中對情的境界亦多言及。叔岷師以爲莊子是有深情的，〈自歎〉：「忘情實深情，無待亦有待。純白冀常著，於衷庶無悔。」（《寄情吟》頁五〇）有情然後安於寂寞，〈長伴〉：「時拂塵心似鏡明，寄情自許未忘情。花開花落殊無奈，長伴琴書慰此生。」（頁一〇四）有情然後念舊，〈憶舊〉：「執著情懷眷宿因，如絲離緒結難申。庭前鬱鬱相思樹，滿眼黃花憶故人。」（頁一一）叔岷師的詩中常以琴書連文，這不是隨意的，叔岷師幼習古琴，至今素琴在壁。叔岷師說他很少彈，亦無意爲人一彈。

張清徽先生稱叔岷師「情聖花癡」（〈愛心〉，《寄情吟》頁七）。叔岷師有愛花惜花的深情，除了陽臺上的盆栽以外，蔡元培館小丘上的杜鵑與茶花也常入吟詠。茶花是整朵落地的，叔岷師的研究室有兩鉢，貯滿拾得的茶花，雖然乾萎，卻形狀完好。此中有細心與趣味，且教人想起黛玉葬花的情景。從叔岷師的吟詠，可以體會花的風華清靡與雅潔，如〈新蓮〉：「一色淺藍初出水，清香引興久徘徊」（頁六八），雨中的杜鵑：「微雨溼清晨，杜鵑花更好」（〈微雨〉，頁八一），若九重葛則未能免俗：「無香空有色，可惜落凡庸。」（〈可惜〉，頁一三四）叔岷師有憐惜落花的詩，〈不平〉：「落花滿地無人惜，攘攘熙熙俗世情。」（頁三〇）〈落花〉：「落花偎草凝紅淚，猶似依依戀故枝。」（《舊莊新詠》頁一九）又以爲花有隱操，有不知不愠的君子之風，〈何須〉：「去日明知不可留，何須今日動煩憂。四時代序花開落，吐盡芬芳無怨尤。」（《寄情吟》頁三七）〈幽蘭〉：

「幽蘭生谷中，惟恐有人見。不采自芬芳，采之欲誰獻！」（頁一三九）

下面僅錄三首詩，乃叔岷師自寫才情襟抱者，以為本文的結束。

〈獨對〉：「絕世才華絕世情，才情絕世益孤清。秋窗寂歷秋思遠，獨對秋宵月正明。」（《寄情吟》頁三）

〈斯人〉：「超卓與癡頑，由來異名實；如何獨斯人，二者合為一？苟愛有所鍾，終始如膠漆。亦能忘俗累，孤雲任飄逸。淳樸融華靡，下筆何洋溢。著書百萬言，阿誰以為質？卅載歷屯蹶，怡然守寂謐。」（《南園雜詠》頁二五）

〈天真〉：「高風貞骨跨凡塵，煦煦溫情亦解人。冬夏青蔥松柏性，怡然抱樸見天真。」（《寄情吟》頁一一九）

受命為叔岷師寫生平，因對老師的學問略無所窺，又賦性質木無文，不足以發潛德之幽光，故在比次老師的經歷之外，謹就老師的自述與詩作，以及平日見聞所得，略加纂輯如上。本文寫作，承蒙黃沛榮學長提供資料，特此致謝。